

同治

廣昌縣志



江西省广昌印刷厂承印
(内部资料)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重 印 说 明

广昌，自南宋绍兴八年（公元一一三八年）建县以来，曾九次编修县志，但由于物换星移，世事多变，我县保存至今的只有一部拼凑起来的同治《广昌县志》（以下简称旧志）。这部县志记述了广昌的历史沿革、星野舆域、山川形胜、人物宦迹、风俗民情、人口赋役和学校艺文等，是一部具有广昌特色的百科全书。为使该旧志更加完善，能够广为流传，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故予整理重印，以满足读者之需求。

旧志开雕于清同治六年（公元一八六七），为九修县志，系知县曾毓章校刊。全书包括卷首共十册，为繁体木刻本，重印时改用四号简化字直排铅印，并新制封面，分上下两册装帧，便于存阅。

旧志的目录与正文自具页码，各不相符，重印时改编统一页码，总目、分目和正文

相互对照，查找甚易。

旧志系文言记述，没有标点符号，且俗字和异体字较多，重印时对原文进行了断句标点——标点置于正文右下角，对其中的俗字和异体字，无论繁简，均以现在通行的简化汉字为标准；对文中的错字、漏句也作了补充订正。

旧志为表示对帝王尊崇，均于帝名、朝代称谓等处破格空行抬头刻印，重印时一律改作与其它正文同样规格处理。

同治《广昌县志》的整理工作，是在广昌县县志编纂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由县志编纂办公室负责经办。因水平所限，错漏之处定然不少，敬希方家读者批评指正。

广昌县县志编纂领导小组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七月

序

天下事以众成，以独断；不用众力弗给，不纳断议多梗。广昌县志，自康熙癸亥迄今百八十四年。道光辛卯，先大夫受恬公履任倡修，购遗书二，补苴罅漏，垂成，以费未集，受代促中寝，爰序正之。一藏学官，一存礼科以待，后遂无言志事者。同治乙丑，璋重莅此。时戎马倥偬，军兴旁午，日不暇给。丙寅夏，防兵去农归业，时和年丰，适朝庭命征志。璋慨然：父志未成，不孝；朝命弗供，不忠；不孝不忠，无子臣理。即日具书帖搜求旧志。久之，于魏副贡家得沈志十存五。又久之，于罗孝廉家得王志十存八，喜甚，盖邑中书尽是矣。于是以王志断沈志之疑，以沈志补王志之略，参订旧闻，前事几备，乃命吏人刻日抄书，梓人刻日镌字，告示远近，商订僚采绅耆。或箴予曰：就之急必率，采不备必遗，率且遗为识者讥。璋于是喟然叹曰：嗟乎！广邑百余里，钟毓之灵，分邑七百年，废兴之故，其间吏治人物，所以昭示来兹者，仅存硕果。设使更数十年，虫鼠啮噬，风雨飘摇，并区区者而不予，畀后之人，复何所考而何所传耶？又使雍乾嘉道间，留一率且遗之旧本，又何至荡然渐灭如今日也。璋为此惧，尽校勘于一心，是者存，不是者去，率不率所不知也。谕采访于四境，来者录，不来者听，遗不遗非所计也。且余亦非以率且遗自封也。后有作者出，如王志之继沈，十余年重修可也。又使四境之采访，陆续偕来，即以付于补遗可也。璋内迫于父志，上凜于朝命，万不可需，因独断之以速其成。

同治丁卯谷旦，诰授奉政大夫加同知升銜知广昌县事加三级记录二次湘西曾毓璋润甫氏序于清徽嗣响堂。

广昌县志旧序

何文渊序 李 乔序 黄德纯跋 沈 寅序

何三省序 王维翰序 王景升序 曾兴仁序

明正统庚申冢宰东园何文渊重修志序

吾广邑为县，宋绍兴八年，安抚使李纲始析南丰县之半而建。是邑东邻南丰，西接宁都，石城、宁化界于南，宜黄、南丰环于北。四境之内，山高而秀丽，水深而清洁，不产奇花异物，浑沦磅礴之气，独钟于人。以故人皆质直有气，好自卓立，虽贫苦幼弱，未尝屈服于人。未析县之前，贤才之出，皆散见于盱江。南丰二志析县之后，若西畴何先生之清洁，太守何圣能之仁惠，枢密陈宗礼之直谏，及隐逸文学之士，与贞女节妇，又非一人，兹皆山川风气所钟也。元初，邑人连仲默尝集析县以来之事为志，后遭兵革，焚毁殆尽。吾长子宗遍求乡间，于农家得其前集，又于漆工刘文兴家得其后集，合为全志。然自元初至国朝宣德，又二百年矣，今不编续，则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宗即其所知所闻者，编类补缺以续前志。书成名曰：重修广昌县志，锓梓以永其传。吾少年切有志以此，时方习进士文字，因循未暇。今幸此书成于吾家，可以表率乡里，嘉惠后来。州县有志，犹国家有史，史以总计天下之事，志以详记州县之事。然山林川泽之人，语以乡里之事，则欣然好闻；语以天下事，则听之忽略。盖乡里之事得于见闻之真，而天下之事见闻所不及，故也。国朝列圣相承，治化熙洽，人文宣朗，有如诸公之文章政事，节妇之志行卓异，逸士之高风雅操，此皆他邑所罕有。

也，其可不书之以为后来视效乎？是志也，不可视之为山经地里之书，其关于风化也大矣。

明嘉靖丙申吏部司勋员外郎石岗李乔嗣修志序

邑志志邑事也，犹邦国之史也。吾邑宋建，历今数百载，志郡附无专治，奚寂寥也，无乃存乎人与时耶！今圣皇御极时，则简我诸大夫，若石梁王公度至郡守，亦斋黄公德纯至令邑。政通人和，礼乐可兴，而志之作非其会与？乃夏四月，公举志稟郡公，公曰：盛典也。李子可与于文矣。继而东竹赵公叶至分巡，余举志稟巡公，公亦曰：盛典也。黄尹可与于志矣。公乃筮日辟予以裁纂属之；举人黄君昭、庠友揭琦、族子毅以编校属之。予病寡学，何能为役，而人时之会勿可失也，乃作志。志自宋何著邑也。志首沿革，何述兴替之迹也；志分野祥异，何上之本乎天道也；志山川城池食货，何下之本乎地道也；志官师选举人物，何中之本乎人道也。三才备焉，志之时义大矣哉。参三才以宏化理，举一方而达之天下，盖有望于群公而亦余之志也。竣事而梓，用申其说于首云。

明嘉靖丙申邑令莆田黄德纯同修县志后跋

昌缺旧志矣。郡有志，法犹略也。远而传，必自邑积之，文献重焉。立官之纪且资之，谁责耶？余兹勤焉。乃礼邑君子辑之，搜订磋润，成上下二卷，简而周，文而核，严而有体，亦邑信史矣。噫！兹志焉。尔为之者存乎其人，故慎之封守，绥之人

民均之贡赋，严之淑慝，肃之官防，以无负兹志，是在我守土之人。

清顺治丙申邑令沈寅修县志序

国有史，家有乘，平泉一木一石皆有记，邗川一冈一坞皆有图。图百里而为邑，其为木石冈坞赋役人物綦繁矣，志其可已乎！故天道十年一周，人事十年一变，百年之内鲜传人，百年之外鲜传书。不以时增删，而故府之是循，则何异取周礼职方氏，以名汉唐宋以后之山川物产耶！广昌志，始自连仲默氏。嘉靖丙申续修之，万历丙申再续之，迄今又六十余年矣。赋役之增减，官室之因革，人物之贤否，风俗之厚薄，执故老而问，六十年前之事，若存若亡，又何况山河改易，城郭徙存，人民不古，旧志虽佳，与近事何涉哉！寅不佞，以壬辰八月来令兹土，明月空城，瓦砾满目，庐舍仓库之不存，而何有于志。寅栉风露，剗荆棘，驱除其豺狼窟穴，以比国家荒服要荒之邦。比三年报政，乃揖绅士谓之曰：寅不敏，赖父老之教，以幸底于绩。然厥壤厥赋罔不书，南金东箭有攸职，职方氏问我广昌之掌故，其将何辞以对？父老唯唯，退自搜辑，各出其壁中之藏，以相示曰：广昌志在也。然六十年来事已荒坠，无可考者不少矣。稽故实置梨枣，合诸巨公名士之手，往复商榷。寅揽其大纲，藉手以既斯役。或笑曰：县官传舍耳，子且报政，何多事至此？予曰：寅不敢以传舍视天子之令吏也。且广昌修志，往往成书于丙申之岁，寅实遗此，其又奚诿。从前志因旧刻俱在，例曰续修，今虽有旧稿，而实另修另刻，春秋之例，凡书作者创始也，书新者完旧也。是志也，有原本不书作，无旧板不书续，其在述

作之間乎！書曰：新修廣昌縣志。

順治丙申邑人何三省修志序

宋紹興李忠定公秉節安撫，以盱水上游八閩兩粵控扼于是，此昌邑所由建也。析南丰揭坊耆，天授鄉之二都，為里仅廿有二，延袤非加廣，而壤非腴阜，固有然者。其間治亂循環，率可概見。賢良之所過化，名哲之所挺出，頂趾相望，即武子子荆，角塵標勝，崔魏洵渫，磊砢英多，往牒犁然，無煩駢贅矣。嘉隆以後，享時平無事者百余載。徐公增修之志，斷自壬申，時當封山變定也。比罹喪亂，山河易觀，靡日不在烽火中。閭閻生聚，盡付飛磷蔓草，而一二子遺，惟絕壁巢居，冀緩旦夕，而昌存十之三四矣。庚辛之交，委弁署令，翼虎啗人，既蘊崇之，又行火焉。而昌邑存十之一二矣。亂后之昌，非昔日之昌也。灋水九嶸，沈公甫至，惻然于衷，揖紳士耆里而籌之，鄰氛熾欵，馳而告諸潢池，弄欵諭而懷，諸麗譙傾欵，爰戒版畚，犷戾猖欵，爰肅戎律。爰建縣署，爰復演武亭于旧營，修黉宮，飾保甲，百廢具舉。退食之暇，索及旧志，漉天者半，比得其全，則壬申以前，或芜或漏，而壬申以後，缺如也。筮吉起局，命省隨魏子驥公，劉子广生，諸子任襄集之役。省以沟督陳人，身隱矣，焉用文之，再辭費獲。業載簡懷，槩告成事而竣。凡旧志续志，悉从原本，或得諸散帙，或采諸輿議，皆井甯事也。而賦役、戶口、屯田、籽粒、漕鹽大務，时有古今，政有因革，則皆我公之洒洒宏裁。省輩草莽，惟編輯恐后而已。而此日之昌邑，視數年之昌邑，如栋折榱崩之余，漸有塗墍。从此噢咻之昌，其庶几乎！志成，有利于昌。

者，则汲汲书之；有病于昌者，则惴惴虑之。非徒为今日之昌计，屯一营署耳。昔营河东，近则杂处城中，数椽久假，嗷鸿安归？与士民牾角时见告，即未能遽撤，独不可复其旧址乎！且盱郡，他邑无屯，而昌独有屯。军恣苛索，则亩多宿草，屯荒而民熟涎，视蔓及而野，其有遗农否？六千余之虚粮，何以不能与瑞之高安中邀豁减？宋元从未经丈勘之险僻，何以未能上达。良以昌民乱后，惟习鸟兽散，呼吁路穷，则剥肤之祸深，而卫足之术短。此父老之抚心陨泪，而亦公为昌廛隐虑者也。昔之志也，鸣其盛；今之志也，恤其衰。无已大康，固采风所不废乎！前后纪岁三值丙申，天道适合。元连仲默志序于先。冢宰乃余祖，本氏茂得于农家及漆工刘文兴者，纪上下绍兴六百年事，仰质忠定公筹画之意，先人手泽具在，省也。其敢替诸若夫！我公以少冢宰公华胄家学，邃抱新猷，点次篇章，斐然大雅，旦夕报最陟巍要，霖泽天下，岂区区吾昌所得私之。然而公之以家人视昌人，以家事视昌事，于兹志以见其一班云。

康熙癸丑县令洛阳王维翰修县志序

尽天下皆邑也。今奉诏征天下郡志，志汇为一统全书，尽天下邑皆志矣。邑之不易者山川，邑之易而有增者官师人物也。其他皆附山川官师人物以出者焉。广昌为江西僻邑，山川之载在广舆者盱水、中华山、石壁潭而止。祀名宦，自宋承敷以下二十三人。自明迄今，举人百余人。自宋迄今，进士四十余人，乡贤自何坦以下四十人。而载在国史者，惟宋陈宗礼，明何乔新父子为著。若夫一行足传，与隐逸不自求传者，又代有其人。前志既备，顺治丙申，知县沈寅督

修之较详。兹维翰集请绅士删繁就简，补丙申后所有人事。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留心爱物，于人必有所济。吴仕奇曰：宁为天下第一品人，毋为天下第一品官。官是邑者知之乎！前令谢临亨曰：古称人才之盛，以人不以数。泰兴蔡勛曰：士大夫平日不肯作登志书事，及修志则人人争欲登之，邑士大夫知之乎？今朝廷命修一统志，版图、物产、形胜、署建无有不详。然而所重者在于稽天下古今之人，以为一代信史。翰承乏下邑，城池、兵赋其责也。日与诸绅士求风俗、学校、艺文之美者，兴盛于今日，以为广昌重，是则所以图报盛典之遭逢也已。

康熙癸亥县令三韩王景升续修县志序

自古迄今莫不有志。盖取法于前垂宪于后也。志始于邑，以自邑而郡而省，以上达于国，悉因之以纲纪焉。于此而慎则无弗慎，于此而核此无弗核矣。邑乘盍綦重哉！广邑志，兆自邑人连仲默，时维元初，历明至国朝代有增修。然俱备一邑考证，非有所奉而大书也。有所奉而大书则自今日始。今日所奉者何？修一统志也。修一统志而修县志，厥典特盛。承是役者，有躬逢之幸，而更有不胜任之惕焉。余以壬戌冬杪视事，首询故实为出政本，乃兵火之后，典册散逸，搜求数月始得。前令王君维翰草创一帙，于今十余载矣。适恭奉纂修之诏，余曰：是乌可旦夕缓也。因谒诸荐绅先生学博，订旧增新，芟繁补缺，继晷编摩，刻期成书。余因而思曰：是书也，但云为一邑风土据，则职方广輿载之详矣，而必志之是务哉！不知山川城郭犹是也，而总绸繆求辑宁者谁之责？土田赋役犹是也，而筹国用思民力者谁之责？祀典

风俗犹是也，而萃元和迺天休者谁之责？嘉言懿行犹是也，而仰高山肃典型者谁之责？礼乐弦诵犹是也，而厚培养勤鼓舞者谁之责？以至慷慨有周，节义有表，方外有迹，而存恤不遗，风徽勿坠者谁之责？则捧是书而夙夜以百里为敬念者，余有司事也。若夫表励习俗，偕之大道于名贤诸君子，实嘉赖焉。庶今日之举，藉以起民风而翼国运，其为宪章也大矣。诂曰：一邑之文献已哉。

道光辛卯县令湘西曾兴仁续钞县志序

邑之有乘，犹国之有史，所以纪事，即所以法前垂后，而为人心风俗之纪纲也。由是而郡而直省，以成一统，莫不始于一邑。是邑乘也，天下马可少之书哉！矧今遭逢盛世，四海恬熙，邑志一书虽原于史，而与史例稍殊。作史者善恶贞淫并列，志则隐其恶扬其善，取舍尤当，慎重公明，方与史法暗合。辛卯春，余莅任兹土，下车询诸父老，始知邑志自康熙癸亥续修后，迄今百五十年，不特志未续修，几无存者。道光初，奉大府征修，邑人复以费浩中止。余闻之不禁怦然有慨矣。于是搜求月余，始于邑绅广文魏君衡副贡，何君际昌处，觅得二部，如获南金。如其中犹互多残缺，爰合为一，并以乾隆二十三年府志所载秩官、科第及近所见闻者录为二编，一存儒学，一存县署，俾后之撰修者，广为搜罗，亦得籍资考证，是则此者之所由钞也。而余窃为邑乘之修，实有土者之责。今录是编，原欲仿升庵蜀志，对山武功志之撰，求归切实简要。乃风尘逐逐，笔墨久荒，兼之瓜期已代，不获与都人士同为订就，谋诸梨枣，惭愧滋甚。然余犹有自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凡例

一、广昌县志，自明至国朝康熙凡九修，百八十年来片版无存。道光辛卯，前县令善化曾公苦心搜辑，自乾嘉以迄道光间，职官人物，采录成书，抄出两部，一存礼房，一存学署待梓。咸丰甲寅，惜被蛟水漂失，闾邑竟无完本。兹奉上宪札催饰刊解部，又因费浩难成，只得从简，便觅出旧志照刊，其乾嘉以来职官人物可考者辑之，不可考者缺之，毋失于滥。

一、癸亥以后，不易者山川形胜，虽规模建置微有增改，然大略依旧。自咸丰甲寅水灾兵燹以来，城池仓库衙署坍塌无存，仍旧绘图以俟后之续者有所考核。

一、广邑历代科目、仕宦、忠孝、节烈、男女姓氏，以及户役、兵制、山川、物产，有关本邑风化者，俱应增入帙，与诸绅商磋妥议条规，签派四乡首事采访，并函知诸公，如有藏县志全册于家者，亦无妨借阅，务使毋遗毋滥，以成斯举。无如兵燹之后，均无完本。兹仅见魏木欣副贡家藏顺治丙申沈志十存五，甘竹罗孝廉家藏康熙癸亥王志十存八。其他邦名贤、诗文附篇全遗失。虽出启遍告诸公，别无藏本，故留空白以俟。其历代文武职官、姓名、籍贯、德政事实，并邑中人物已见府志者，增入。自乾隆丙子以迄道光咸同，询诸故老，记忆不清者甚多，然此番重刊，不能久待，辗转思维，惟俟贤哲随时增补，以免遗珠。

一、赋役款目繁多，欲识源流，宜并详今古，尤当以国朝简明册为准。故自宋及明，悉存其目，而以国初条编及新定

存解各款列于后，使贡赋有常经，而人之所遵焉。

一、各志悉仍前目，其新增人物，只通列而不分门，以便后人增入。

一、先哲丰功伟烈品行卓然者，各自有传，然间有附其祖父以见者，则以小从大，于义为称。

一、前县王公旧志云：如何公文定，陈公文定，饶公秉鉴，何公文肃，既已一人一传，则生平事迹宜详纪于内，而沈公旧志犹载某事出某书，某项出某撰，有乖传体，已悉删去，融会事实，共成一传矣。今照王志所辑，不加增损，其名宦传，旧太直率，则以乾隆间府志已讨论者刻之，并增嘉道以来历任民宦流寓亦增入。

一、旧志共为六卷，其谓艺文，维奏疏属朝政重务，即诗文序记，或出名人之手，或关创造之大，一概选入。第诸家文集散失者十有八九，无从采集，未免遗漏是矣，然其中文多诗少。夫前人手泽原不敢淹没弗传，但如何公所作琼山邱文庄墓志，四明杨文懿墓志，南山李泰伯墓志，李公所作南城胡烈妇传，以及刘公所作江浙蠲税题疏，罗公所作重修英德县儒学记，饶公所作廉州思政楼记，黄公所作遵义府志跋，刘直州所作浙江雁荡山赋，皆与广邑无涉，其文各家必藏有专集，似不必载入志中，方合体裁。因与刘学博商之，不如暂删。其专集中有关本邑土地人民政事之文，许出家藏稿随时增入。

一、烈女，惟贞节一途，所以显幽闺微，关系世教风化甚大。若持家勤俭，处常理顺，概登之志，何以表匹夫匹妇而值变尽节者？故旧志于母范一款概删，新传节妇，必激烈杀身方可增入，今重刊时，其于乾嘉以来，以请旌表节烈贞孝

各妇女，本家子孙并其邻族呈明有案者照刊入。其后裔式微并无子嗣，当未呈明者，各乡采访确凿，随到随编，故不能拘次序。

一、祥异兵荒水旱，有关民生疾苦，尤宜详载。然世远年湮，询问各乡诸绅父老，无有道其详者，第照府志登入。其余仍缺，以俟查清再为补遗。

一、志书大修，起列城乡各局，费需数千金，少亦非千数百金不可。屡因费浩中寝。兹当兵燹之后，元气未复，又恐筑室道谋，终无成局，是以此番权从简便，志在速成。将残缺旧志，勤加搜集，继畧编摩，分为十卷，倡捐廉俸重刊，以为后来张本，免致宕延。

一、王志云：邑有文献以光志乘。各处名贤既不敢泯没其文，又不便参入本邑典籍。如周公必大学校记，汤公来贺平岩记之类，即附于学宫报功祠后，其本地先哲时彦所作，概入艺文。今重刊斯本，如他邦名贤所作有关本邑事实之文，若照各省县志例，应统一艺文中，惟论年代先后。今旧志既分，仍附于艺文志后，览者自知。

一、诗以有关本邑山川风土人情政迹者，照各县志例，无论本地先哲时彦、寓贤、方外所作，统刊入卷后。但沈志王志所刊各诗，其中有摘录之句，并残缺不全者，既未见各家所藏专集，亦未见别有全本，县志核对难以臆度，姑缺之以俟贤哲采访明确，出所藏诗文刊入作为补遗。此番重刊迭告远近，已阅六月矣，未有来者，不能停工久待，览者幸勿以挂漏相诮。

志略

广昌县志，始于元连氏仲默。明正统间，尚书何公文渊长子宗嗣修之。嘉靖丙申，员外郎李公乔又修之。嘉靖乙卯，知县强公仕增修之。万历癸巳，知县颜公魁槐又修之。万历丙申，知县陈公时同教谕陈公梦槐又修之。崇祯壬申，本府通判署县事徐公时进增修之。顺治丙申，知县沈公寅新修之。康熙癸丑，知县王公维翰；癸亥，知县王公景升以功令征志又修之。道光辛卯，知县曾公兴仁又增辑之。旧序颇多，只存八篇。

郡分为县，县大不可得而治，复分为县。宋淳化间，李忠定公析南丰之三乡为广昌。至今故无旷僻不率者，始知增置一邑之功。地輿必记四至，严隘守，明邻壤，分远近也。邑虽处万山中，然时有变迁，事有因创，详其沿革，则大指瞭如矣，作沿革志。

下为野，上必有星。僧一行曰：以精气相属，不必系方隅也。扬吴豫章属斗，考之古辄有验，固不专广昌，而广昌亦不能出其外。凡祥异以天象地，产见者居多。岁时杂占，从月令亦从土壤也。是皆在星野之间，作星野志。

易曰：地险，山川丘陵。邑有形胜，地险之谓，非佳山水游观之谓。昌故僻邑，因界壤深阻，数有寇攘。昔年阳石寨寇，赖郡守率兵经岁攻之，始拔。盖险不宜在贼，而宜在我也。兵营所以佐形胜者，作形胜志。

就昌邑举山川，则中华亦名山，盱水亦大川矣。岩洞溪壑，亦复幽显呈奇，并可著名；食货物产，固出于土者，作山川志。